

昆明医科大学申报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最低教育标准认证的经验*

陈莱弦¹ 敖丽娟¹ 蒋飞云¹ 王 聪¹ 孟繁媛¹ 唐 欣¹ 刘 焱¹ 王 蕾^{1,2}

作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 OT)在我国内地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截止到2019年6月,内地已有5家高校的康复治疗学专业(OT方向)的本科课程获得了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The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最低教育标准的认证^[1]。其中,首都医科大学是内地首家开设康复治疗学专业(OT方向)本科课程并最早获得WFOT最低教育标准认证的学校。之后,昆明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OT方向)(2005年招生)于2010年成为内地第二家获得该认证的高校。随着通过WFOT认证高校的逐渐增加,标志着中国OT教育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2017年教育部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开设“康复作业治疗专业”,2018年昆明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南方医科大学也相继开设此专业,标志着内地作业治疗教育走向了专业化和规范化。但现阶段国内的OT教育仍处在发展的初期^[2],与国际OT教育相比,尚有差距^[3-5]。这导致了我国目前仍然严重缺乏作业治疗的专业人才,从而阻碍了作业治疗行业的发展^[6]。为完善和提升我国作业治疗专业的本科教育,本文就昆明医科大学首次申请WFOT认证的经验进行总结,为更多的新申请或计划申请认证的高校提供参考。

1 关于WFOT及“WFOT最低教育标准”认证

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WFOT)成立于1952年。195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承认,1963年被联合国认定为非政府组织,也是作业治疗的国际性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全世界作业治疗的发展,促进各国作业治疗师联盟、作业治疗师之间的国际合作,提高作业治疗行业的职业标准,促进各国作业治疗专业学生的国际间交换,提高作业治疗师的教育质量,筹办国际性会议^[7-9]。

WFOT制定了“世界作业治疗师最低教育标准”,该标准旨在为作业治疗的教育项目建立一个最低的标准,以鼓励这

些教育项目在发展中持续保证教育的质量^[10]。通过国际标准的制定,也能够影响作业治疗行业对全球社会人权的推动。对于申请“WFOT最低教育标准”认证的教育项目,通过此认证后,该项目学生的OT教育将被WFOT认可,这些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获得全球范围内作业治疗继续深造的资格和部分国家OT的执业考试资格。为了促进作业治疗行业在国际和全球情景中的发展,教育项目需要定期更新其教育目标、结构和内容。因此,WFOT对于每个教育项目的认证都明确了认证期,在认证期的最后一年,该OT教育项目需要向WFOT申请复认证^[10-12]。

WFOT接受来自全世界任何国家OT教育项目的认证申请,目前申请认证的主要是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10]。2018年WFOT的年会报告中显示,全球已有约900个教育项目通过了WFOT最低教育标准的认证。目前中国内地通过WFOT认证的OT教育机构及其课程有首都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的康复治疗学专业(OT方向)本科课程和香港理工大学与四川大学灾后重建管理学院合作的OT硕士课程^[6]。

2 昆明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OT方向)通过WFOT最低教育标准认证的过程

WFOT最低教育标准首次认证的程序包括初审和二审,认证时需提供一个详尽的、符合WFOT最低教育标准的教育计划报告^[10]。昆明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在成立之初,就以符合WFOT最低教育标准和培养一流的作业治疗人才为目标,在香港理工大学康复科学系的帮助下,建立了既符合国际教育标准又符合中国国情和云南地区特色的作业治疗课程体系。2007年6月,昆明医科大学正式开展了作业治疗专业课的教学。在2007—2009年,共有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美国、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和芬兰的30多位资深作业治疗师在昆明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完成了近1680小时的

DOI: 10.3969/j.issn.1001-1242.2020.09.017

*基金项目:2017年昆明医科大学校级教研改课题(J132100437); 201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2018YFC2001600)

1 昆明医科大学,昆明市呈贡新城雨花街道春融西路1168号,650500; 2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简介:陈莱弦,女,博士生,讲师; 收稿日期:2017-10-14

OT教学。通过与国际高校的OT项目进行广泛交流,于2009年6月昆明医科大学成功举办了昆明康复教育国际论坛暨2005级学生毕业典礼,邀请了100多名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挪威、澳大利亚、我国香港和我国台湾地区及内地多所知名院校的康复专业专家和学者参与,就康复治疗学专业(OT方向)的人才培养和OT教育标准的制定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于前期的教学积累和持续的对外交流及合作,2009年在WFOT前任主席Kit Sinclair博士等专家的帮助下,昆明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组织了教学骨干10余人,历时2月余完成了2万多字的英文申请报告,并于同年11月递交了认证申请。根据WFOT专家对首次申请报告的反馈和建议,于2010年3月提交了修改后的申请报告。最终于2010年7月通过首次认证,认证期为2010年—2017年。目前本专业已于2018年3月31日顺利通过了复认证,并获得七年的复认证期。

3 WFOT认证经验分享

3.1 认证过程中的重要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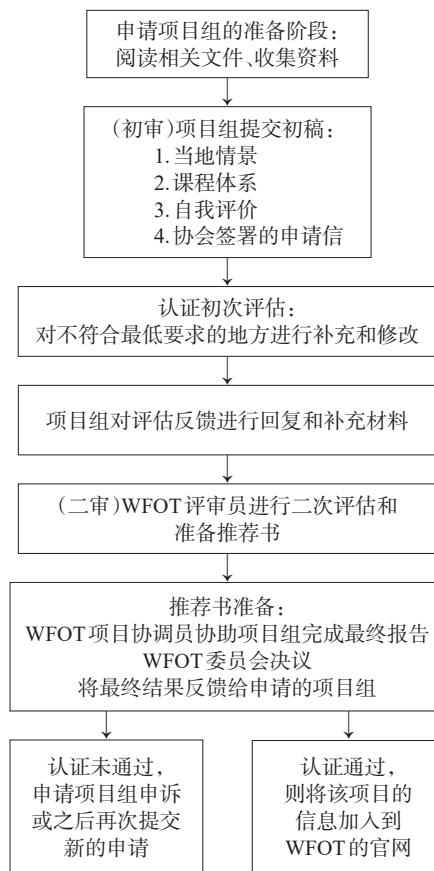
WFOT期望申请通过最低教育标准认证的教育项目能够展示其OT教育的强项和不足,以及克服这些不足的策略和方法^[13-15]。随着人们健康需求、知识、科技、教育理念等的改变,OT的教育项目也应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13]。另外,WFOT希望通过认证的过程促进不同OT教育项目间的合作。通过互相合作,不同的教育项目可以互相支持和帮助,并碰撞出指引教育项目发展的新火花和想法^[14-15]。

3.2 认证过程

认证过程主要有4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项目提交阶段、项目评估阶段和结果反馈阶段。申请WFOT认证流程图见图1。

3.2.1 准备阶段:在准备阶段,建议计划开展OT教育项目或者准备申请认证的高校可参考WFOT出版的《Advi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Programmes》一书以获得更多相关信息^[15]。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WFOT建议申请认证的高校可以和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及其他同意合作的高校保持密切联系^[15]。昆明医科大学在建立OT项目和申请认证时,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委员尚未成立。但是,昆明医科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康复科学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这为我校顺利通过WFOT认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帮助下,本专业制定了符合WFOT最低教育标准和当地情景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和OT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在此阶段,本专业不断收集和更新了历年的与OT教学相关的支撑材料。例如,教师情况一览表、相关科研项目汇总表、教材使用情况、学生的就业情况调查、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调查、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调查等等^[16]。这些材料可为认证报告的撰写提供数据支持,并

图1 申请WFOT认证流程图



且量化和客观展现教育项目的优势和不足^[15]。

3.2.2 项目提交阶段:在此阶段,WFOT希望提交的认证报告和支撑材料被整理在三个独立的文件中,这三个文件分别是当地情景、课程体系和自我评价^[10]。这些文件的内容应该简洁和突出重点。建议在撰写认证报告之前,计划申请认证的高校应仔细阅读最新版的《WFOT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和《Process for Approval of Educational Programmes》。这两份WFOT的官方文件对认证报告的撰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5]。

撰写“当地情景”时,申请学校需要描述当地情景的那些方面影响了此OT项目的招生、课程内容、课程顺序、教育方法、实习和教育资源^[10]。具体的撰写内容可包括:参与此OT教育项目的学生、当地的健康和福利需求、当地对作业及健康的看法、当地的健康、福利、残疾、法律的系统和服、当地作业治疗的发展史等。建议此部分加上参考文献应不超过1750字^[15]。

撰写“课程体系”时,申请学校需要描述OT项目的课程理念和目标、课程内容和顺序、教育教学方法、实习、教学设施和资源以及师资^[10]。毕业生的能力需要在课程设置中进

行描述,例如,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撰写教育和教学方法时,申请学校需确保描述在该OT课程中是如何评价和评估学生的学习^[15]。另外,申请学校的教学质量改进和监督系统建议在报告中以文字或者图表的方式进行简要描述^[10]。例如,昆明医科大学的校-院-系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开展成效。

撰写“自我评价”时,WFOT期望申请认证的学校能用正向和积极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估和批判,这可以帮助申请学校发现该教育项目优势和劣势^[10]。此外,申请学校需要对比WFOT的最低教育标准,描述该OT项目高于或者低于最低标准的部分,有哪些因素会阻碍该项目达到最低标准。低于或者妨碍达到最低教育标准的部分,如何在之后改进。建议此部分加上参考文献应不超过3500字,具体要求请参照申请时最新版的《Process for Approval of Educational Programmes》^[15]。

在完成整个认证报告和支撑材料后,申请学校就可以进行报告和材料的提交。申请提交是申请学校和国家专业委员会/协会合作的过程^[15]。认证报告需国家专业委员会或者协会签署申请信(cover letter)后,由该委员会或者协会提交给WFOT^[15]。如果在提交材料时需要协助,WFOT建议申请认证的学校可以联系WFOT的教育项目协调员(Education Programme Coordinator)进行提交准备^[10]。具体的联络方式见WFOT官网。

3.2.3 项目评估阶段:WFOT的教育项目评审员会根据最低教育标准对提交申请的OT项目进行评估。在评估的过程中,评审员常规会关注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该教育方案是否能培养合格的作业治疗师;是否对当地情景有足够了解;是否适合当地背景和情景;是否对毕业生的知识、技能、批判的临床思维、团队合作等能力有信心;是否有足够和有效的培养质量保障机制;是否可以培养出他们所描述的毕业生;若教育方案未能达到最低教育标准,是否有改进的建议等^[15-16]。WFOT可能会要求申请学校进一步补充资料 and 提供解释说明。

3.2.4 结果反馈阶段:在此阶段,WFOT的评审员可能会给申请学校一个反馈报告或者反馈信。例如,申请学校需要补充的资料清单、解释、改进建议等。申请学校需要在要求的时间内对反馈进行回复和提交相应的材料。如果WFOT的教育项目协调员建议通过认证,WFOT的委员会会对申请的学校或者项目进行最终批准。批准通过认证的学校或者项目信息会在WFOT的官网上显示。如果该申请学校不能通过认证,可在之后重新提交信的申请^[15]。

参考文献

[1] WFOT. Entry level Programmes WFOT Approved.<http://www.wfot.org/Education/EntrylevelEducationalProgrammesWFOTApproved.aspx>

- [2] 胡军,刘晓丹,周强峰,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作业治疗专业建设的发展及探索[J]. 中国康复,2015,30(6):437—439.
- [3] Anne Dickers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the United States[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8,14(1):6.
- [4] Shelley Allen, Jenny Strong, Helene J Polatajko. Graduate-entry master's degrees: launchpad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this millennium[J]? Britis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01,64(11): 572—576.
- [5] 密忠祥,卢迪迪,杨祖福,等. 直面康复治疗人才困境[J]. 中国卫生人才,2016,(5):26—29.
- [6] 耿超,龙艺,马婉霞,等. 中国作业治疗硕士教育模式探讨[J]. 中国康复, 2018, 33(1): 64—66.
- [7] WFOT.History.<http://www.wfot.org/AboutUs/History.aspx>
- [8] Unesco. 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C]//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Ginebra: Unesco, 1998.
- [9] Brown T,Crabtree JL,Mu K.The next paradigm shift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the move to the entry-level clinical doctorat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2015,69(2): 1—6.
- [10] Hocking C,Ness NE. Revised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M].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2002.52.
- [11] Andrew Freeman.Revised WFOT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interesting developments[J].Occupational Therapy Now,2017,19(1):26.
- [12] Clare Hocking,Nils Erik Ness.WFOT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shaping the profession[J].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Bulletin,2014,50(1):9—17.
- [13] Brenda M,Coppard,Anne Dickerson. A descriptive review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2007,61(7): 672—677.
- [14] Brintnell ESG, Madill HM, Tjandrasuma 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educational linkages. I: A guide to a successful outcome[J].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national, 1995, 2(2): 79—87.
- [15] Hocking Clare,Nils Erik Ness. Draft guidelines for WFOT approval of educational programmes[J].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Bulletin,2003,47(1):58.
- [16] Cowan J. John Biggs 1999. Teaching for quality learning at university: what the student does[J]. Higher Education, 2000, 40(3):374—376.